

雅库布·温德罗维奇编年史

搜查

狂暴的敲门声将雅库布·温德罗维奇从睡梦中拽醒。他不情愿地睁开一只眼睛，在黑暗中瞥向闹钟的夜光指针。雅库布从来不会注意自己是几点醒的。闹钟是儿子送给他的礼物。

“短针在四，长针在十二。”驱魔人雅库布小声嘟囔着，“也就是零点过四十分。谁这个时候造访？”

砸门声并未停止。

“一定是条子。”老人猜想。雅库布不情愿地钻出羽绒被，用五花肉皮将头发抹得光滑平整，掸了掸棉夹克上的稻草屑。“谁？”他问。

“警察！”老人认出了比勒斯基的声音。“依法进行搜查，开门。”

“不速之客。”雅库布嘟囔着。他伸手把床后的木杆扳向自己这边，打开收音机调到最大声，然后才缓慢地挪到门口，问道：“你们有搜查令吗？”

“检察官签字的。”比勒斯基傲慢地说，“开门，要不然我们就闯进去了。”

“按下把手门自己就开了，弱智。”雅库布说着，感觉有点口渴，拿起窗边的乳清，给自己倒了一杯。警察强行打开了没有锁的门。他们有八个人。

“严格搜查。”比勒斯基命令道。

“搜查令。”雅库布说着并伸出手。

警员把搜查令给了他，同时有人打开了灯。雅库布仔细看着均匀排列的字母行，但是不知为何，这些字母凑不成词。

“你把它倒过来看。”一个条子友好地告诉他。

“你读。”驱魔人雅库布有点恼怒，把搜查令还给了他。

“你被指控生产私酒。”比勒斯基解释，“我们有搜查令，是否逮捕你视结果而定。”

收音机疯狂吼叫，七个条子在房子里翻查。差不多十分钟后，一个条子走到警长跟前说：“一滴也没有。”

“怎么会一滴也没有？”比勒斯基狐疑地说，“雅库布，你金盆洗手了？”

“对啊。”私酒贩子雅库布谦逊地答道，“怎么，不行吗？”

“这儿一定有几瓶。”比勒斯基给下属下达命令。

“举报里说，昨天他蒸馏了五百升的麦芽浆。”

雅库布暗自记下了，又有人告他的黑状。比勒斯基站着，仔细地听，“你们安静。”他命令道。

条子们停止敲墙，也不再拆炉灶。

“把那个鬼叫的收音机关掉！”

收音机关上了。在寂静的夜里所有人都听到了怪异的冒泡声。

温德罗维奇耸了耸肩，表示不知道。

“从地板下面传来的。”拉维茨基边说，边把耳朵贴到泥土地上。

“这是什么声？”比勒斯基问雅库布。

“是不是有点太小题大做了？”雅库布有点不安。

“雅各博夫斯基，去车上把镐拿来。”

“闭嘴，如果有必要，我们会一砖一瓦，把这个房子拆得底朝天。”

“谁会乐意向你们伸出援助之手呢？”

雅各博夫斯基拿着四把镐回来了。不一会儿，地上就出现了一个大洞。冒泡声却消失了。

“木板。”拉维茨基站在洞里报告说，“好像是地下室的天花板。”

“砸！”

他们把木板砸了。

“木板下面是一个贴满瓷砖的蓄水池。”一个检查的警员报告说，“容量大概 300 升，有酒精的痕迹，但是已经干了，装的液体都从底部的洞流出去了。”

雅库布走出房子，深深地吸了一口夜里清冽的空气。他听见屋里比勒斯基恼羞成怒的声音。

“把这个混凝土底部打碎，继续往下挖，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下面。我推测，这个下面还有一个蓄水池！噢！看，这里有一个插头，线连到床后面的杆上。我们敲门的时候，他肯定就把酒放掉了。”

比勒斯基走出房间，站在雅库布身边，点了一支烟。

“又是三年的牢狱之宅。”比勒斯基带着幸灾乐祸、小人得志的口吻说道。

“因为什么？”雅库布不解地问。

“因为生产私酒。这样的蓄水池”

“单凭地下室有酒味你们不能抓我。”

“证据摆在眼前了。我们马上就要挖到第二个蓄水池了。你最好先多喝点吧，不然接下来的三年”

“我会告你们强闯民宅，毁坏房屋。根本就没有第二个蓄水池。那是紧急装置。你们永远也找不到酒”

“你要告我们？”比勒斯基难以置信地说。

他又吸了一口烟，然后嗖地一下，把还燃着的烟头扔进了黑暗中。

“小心！”雅库布喊道，但是太迟了。烟头已经掉进井里了。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让附近三个村庄的村民猛然惊觉并迅速做好应对准备。雅库布院子里的井里燃起三十米高的淡蓝色火焰，就像科威特熊熊燃烧的油井¹一样。条子们从房子里鱼贯而出。

“队长，您怎么了？”拉维茨基吼了出来。比勒斯基被爆炸的的声浪击倒在地上，呆呆地看着天空。

“你们的头儿已经把物证销毁了。”雅库布不耐烦地说，“你们可以走了。早上我还要种地，得好好睡觉。”

井里的火慢慢熄灭了。

¹ 伊拉克军队在海湾战争中撤退时，在科威特境内放火烧毁了 605 至 732 口油井，大火延烧 10 个月，让沙漠变成火海。